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十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失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十三

元 鄭玉 撰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曹伯公穀作曹師以下文城邢書

曹師則此當從公穀公羊氏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程子曰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胡氏曰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之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于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公羊氏曰遷者何其意也胡氏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謝氏曰與其次而後救不若不次之為善也與其遷而後城不若不遷之為善也力足以討暴折難而遷延後時故聶北之師書救書城以著其善書次書遷以著其惡高氏曰始不能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

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二年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公羊氏曰桓公名而縊殺之穀梁氏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愚謂哀姜與聞弑君罪在不赦齊人明其罪而誅之義也名而縊之豈所謂義乎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弑君之賊殺而歸之豈所謂刑乎故經書夫人薨以明其不能討夫人之

為賊書齊人以歸以明其不能絕夫人之為親其曰
薨于夷則夫人之不以善終亦明矣所以使魯人卒
請哀姜之喪葬以小君之禮者皆齊侯不明乎義而
用刑之失也然魯自桓公之弑文姜得以幸免濁亂
魯國三四十年遂成再弑之禍至此齊桓能舉方伯
之職慶父哀姜皆以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
粗正則於世道亦不為無功矣按以歸者歸于齊也
或謂歸魯非也觀後書夫人之喪不曰至自夷而曰

至自齊則知此為歸齊明矣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　家氏曰荆革號為楚有自来矣及是始聞于中國舊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楚人漸盛為中國憂也常山劉氏曰楚自此浸强矣故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强也至十七年齊桓卒楚于是乎始横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

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楚人方張耳至于秋之會則書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于是大張位列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胡氏曰来聘書人伐鄭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来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盟于犖謀救鄭也　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家氏曰經言其會傳言其盟蓋其會也謀所以救鄭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束將伐楚以問憑陵之罪名陵之師權輿于此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胡氏曰檉人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于

檉又敗邾師于偃于此責公無攘冦難安中國之誠
矣凡此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
為主張氏曰書敗邾于會檉之後非特着魯僖無保
邦之道亦見桓公伯威之不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莒人来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
友汶陽之田及費　謝氏曰列國大夫皆王臣也以
戰為事而獲人之卿公子友之罪也度德量力用師

之道也不義不智而身獲于人莒拏之罪也酈之敗曲在莒已明故不書伐胡氏曰罪在莒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鋭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備之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髙氏曰秋七月齊人殺哀姜而以之歸今歴二時魯

不迎其喪者以夫人與弒閔公義欲絶之故也僖公新立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不絶之義故請而葬焉此所以喪至自齊也劉氏意林曰哀姜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羣臣齊以公義誅之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　愚按夫人之喪至自齊去姜而書氏説者以文姜弒夫哀姜弒子罪固有輕重也信如此言是天下有可弒之君而弒君有輕重之刑也葢哀姜之喪至自齊去姜所以明齊既

殺之則義已絶存氏所以使若不知其為誰氏之女起問者以發其疑而知其為弒君之賊也此春秋之微意非聖人孰能修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胡安定先生曰按閔二年狄入衛衛國君死民散齊侯視之不救至此年方始城之怠于救患可知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張氏曰此書城楚丘蓋分板築之役于諸

侯而曾往城之也家氏曰公羊氏曰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之恥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書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公羊于城邢城楚丘皆曰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而桓不能救乃桓之恥其責望伯主之意甚大得春秋之意但以城邢城衛為專封則愚之所未喻夫邢

衛皆周家之建國今為狄所滅而周之封爵則自若夷儀楚丘乃邢衛故土齊桓城而遷之此乃方伯職分之所當舉奚專封之有哉城楚丘不曰衛楚丘衛未遷也邢遷而城衛城而遷故書法不同大東莱吕氏曰先儒以為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為專封是螋

溺援之以手而以為罪也　愚按齊桓公城夷儀以安邢城楚丘以遷衛皆全之于傾危奔潰之餘不失興滅繼絶之義非有專封無王之事也以經考之既無封衛之迹以詩木瓜考之亦不過言其欲報之厚而未嘗有封之之語先儒特因詩之小序有齊桓救而封之之説遂起專封之論今只當以經為正論其城築之是非不當經外立意言其專封之有罪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愚按魯人請之齊人歸之至是葬之聖人亦書曰葬我小君哀姜而已蓋孫邾薨夷夫人之罪已著至是典禮已定復何譏焉書其實而已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

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宫之竒諌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師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公羊氏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糓梁氏曰非國而

曰滅重下陽也胡氏曰案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

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服江黄也　穀梁氏曰江人黄人逺國之詞也張氏曰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胡氏曰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桓公服荆楚之慮周矣其同惡相恤以從簡書之義著矣師氏曰齊宋國之至大而近者江黄國之至小而逺者皆能合而與之盟足以明天下之諸侯

無一不尊盟主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氏曰不雨者勤雨也師氏曰十月不雨未甚為災而書之者于以見人君謹天時以重其事高郵孫氏曰一時不雨則憂其災及于物春秋據舊史書之以見其有志于民也

楚人侵鄭

鬬章囚鄭聃伯　高氏曰貫澤之會江黄皆至則齊

已强而楚人失援矣此書侵鄭楚之懼也懼而侵鄭者何楚失江黄矣能爭鄭猶可抗齊也唯不得鄭是以服齊也家氏曰周自東遷至今歷四王外寇内侵莫之能禦齊桓奉王命伸伯討孳孳以伐楚為務可謂天下之所難謹之又謹必萬全而後動此伯業所以為獨優也明年楚人伐鄭齊乃出師春秋不以緩救為譏矜其難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氏曰穀梁氏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歴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壊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趙氏曰得國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高郵孫氏曰舒者楚附庸之國服屬于楚徐人取之使服屬于徐也家氏曰荆與舒比而為中國患其来从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帥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人蓋受命于齊齊之制楚其用力難矣其為謀審矣筭無遺策而後動高氏曰徐人欲與中國之盟故取舒以自効厥後齊桓為牡丘之會蓋為

是也

六月雨

穀梁氏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曰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懼天災恤民隱之意矣劉氏意林曰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為聖人之法也然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

有國家天下者患不與民同憂茍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所謂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為心是故與民同憂者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者王事之成也此春秋所為貴非得雨之謂其義則近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

申代楚之約也胡氏曰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竒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竒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

為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謝氏曰齊將伐楚故季友適齊涖盟涖盟者我往受盟于彼也來盟者彼來受盟于我也盟在彼而我往受之故書涖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

祥 高氏曰楚恃其強連三歲加兵于鄭欲與中國抗衡則中國之衰可知已齊桓豈可已乎于是明年諸侯大舉伐楚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至是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　公羊氏曰潰者下叛上也穀梁氏曰遂繼事也臨江劉氏曰次

于陘止師以修文告之命也泰山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勢陵中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進師次于敵境按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書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尊王室救中國之功始著也陳氏曰桓公始有志于夷夏之分于是伐楚而以侵蔡名諸侯書

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胡氏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竒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子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曰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可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楊龜山曰桓公責楚以

包茅不入固非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尹和靖曰責包茅不入昭王不反所謂假仁以行其伯家氏曰齊桓公自北杏始會至是二十有六年所以安中夏尊王室功之大事之偉者惟服楚而已矣夫子發微管仲之嘆亦專為是而傳謂以蔡姬之故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為私怒而發其伐楚乃侵蔡之遂事殆不然也蓋齊距楚南北相望數千里摟諸侯動大衆跋履險阻久而後涉

其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所謂兵從天而下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乃使屈完如師乞盟未戰而氣已索于是齊桓兵不血刃坐收攘楚之功此桓公管仲所以熟謀豫圖萬全而後動非因蔡潰而僥倖萬一以為此舉也張氏曰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强吞幷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治民

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于中國矣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于辭色遂夾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不純屈服時出干紀滅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甚卑也

夏許男新臣卒

胡氏曰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

驗也名陵地在頴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禮矣而後有容身茍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説是也夫知生死之説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異于人哉茍得正而斃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穀梁氏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高郵孫氏曰

春秋大夫来盟者必書君使屈完之来不書使者屈完受命不受辭得專使之宜故不曰使也先書来盟以見楚人之服從又書盟于召陵以見諸侯之退師春秋之盛莫盛于齊桓齊桓之功莫大于召陵之盟也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胡氏曰来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于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張氏

曰于是見齊桓之討楚進退以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十二年甚盛之舉也陳氏曰春秋之褒貶詞不足以盡意而後見于文書曰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斯其為文也美矣　愚謂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正謂此也桓公之功莫大于伐楚荆蠻之罪亦莫大于僭王召陵之役使桓公能禀天子命號名諸侯申明大義以告當世然

後竭天下之力挫强楚之鋒豈惟周室是賴萬世綱常實由以定惜乎桓公徒欲逞伯主之虛聲無尊王室之實意始也既不禀命天王終也又不申明大義諸侯次陘屈完来師乃責以包茅不入問以昭王不反取盟而還蓋伯者之心急于功利之近習昧于道義之遠圖方其糾合諸侯之時未嘗正明强楚之罪如成湯亳都之誓武王孟津之會也及屈完之至有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之言管仲倉卒乃以包茅不入

昭王不反為辭以對爾故其功僅足以暫安中夏于一時不足以永尊周室于後日也或者謂若問其僭王之罪楚必不服召陵之役不能成功人心天理初無夷夏之殊私情曲說乃起是非之辨但以當時應對之辭觀之即可見矣管仲問以包茅不入屈完即云寡君之罪及云昭王不反乃云問諸水濵蓋包茅之罪實而難逃昭王之事昧而易辨故也桓公問以繼好屈完即云寡君之願及云以此衆戰誰能禦之

乃云漢水方城雖衆無以用之蓋繼好以德衆戰以力故也以此觀之當時問其僭王之罪其將何辭以自解而不服乎使桓公果知仁義道德之説君臣上下之分以王者之師討不臣之罪合九國之衆臨乎方城漢水之上諭以天子之命責其僭王之罪則楚之君臣無所逃于天討將見楚子肉袒牽羊求哀請命然後貶爵削地終守臣節不敢僭踰則中國永安而王室且復興矣豈止屈完来盟于師而尋有滅弦

之耻伐鄭之勞哉桓公無湯武帝王之學管仲非伊尹周公輔相之才遂使其功烈如此其卑也嗟夫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氏

曰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
南夷矣何不還師濵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
于是還師濵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執濤塗執
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
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
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
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
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愚按如左氏所

載則師終由陳鄭反如公羊所載則師從東海反誠如公羊之說濤塗用計誑罔致陷諸侯之師其罪大矣齊侯執當其罪不當貶而稱人今既貶而稱人當從左氏之説然公羊所論書人之法則當矣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討不忠也　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耳齊所以及江黄伐陳者討其誤軍道之罪也雖然伐陳非義也陳人亦未

肯服故十有二月再會諸侯伐之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高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侯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侯皆貶而人之則公孫茲之貶可知矣齊之

首惡罪不勝誅也師氏曰秋嘗以濤塗之故及江人黄人伐陳是罪其臣以及其君罪其君以及其國逞干戈以示威而不顧政刑之顛倒已為不仁矣況不以前伐為非冬又會七國以侵陳耶春秋書伐蓋罪齊猶以濤塗藉口曰我有辭非無故也及此書侵則見齊侯辭窮無以藉口無故侵陳陳直而齊曲非所以為盟主矣胡氏曰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

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而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

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張氏曰桓公于此慙德多矣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致弦不能救坐視其滅皆怒陳之過致之也　愚謂春秋于伐楚序齊桓之功于侵陳著齊桓之罪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其是之謂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

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

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

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至是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公羊氏曰殺世子母弟稱君甚之也穀梁氏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師氏曰于申生書世子所以明非失子道也於晉侯書爵愧其為一國

之君乃聽讒不能容一子于其厚者如此則無所不
薄矣胡氏曰内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
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
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
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
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
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𫷷鄉吕氏曰董仲舒曰有
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若獻公者其所謂前有讒而不見者邪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耶此所以陷父于不義謝氏曰世子君之貳國之本也信讒邪而殺世子則是為人君而滅國本也君道于此絕矣父子之道天性也信讒邪而殺世子則是為父而滅天性也父道于此絕矣故申生死書殺書世子以著獻公之惡也甚哉

嬖寵之為患也體莫重于世情莫親于子嬖寵得志于内讒言得行于外則雖其重為吾世其親為吾子人心之所繫屬而不可解者亦且視之為寇讐棄之如糞土矣有國家者其于嬖寵可不為之防哉故春秋明申生之死為天下戒也高氏曰使申生能自直獻公慨然知自反雖居不安食不飽君子以為孝也直而不勝逃而免難俟其自悔父子之恩猶可全也申生不知出此二者而為臧獲之計其不知甚矣家

氏曰申生處人道之變雖欲不死不可得也論者惑于左氏傳語謂其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以為小仁者大仁之賊過矣晉獻殘忍不君溺于内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樹建庶孽以為身後之計天倫之愛已泯没矣夫豈聞申生之訴慉然為之悔而致姬于罪者乎高郵孫氏曰舜之事瞽叟瞽叟亦允若而免于禍申生之于獻公也獻公聽讒而申生死之春秋舉重者言之斥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罪也

愚謂家氏之説是以衆人望申生故無可為之理孫氏之説是以聖人責申生蓋無不可為之事然申生能為衆人之事而不能為聖人之事立教之言必當以聖人為法而不當以申生為法嗚呼申生往矣後之學者又可不求其所以至于聖人而如舜顧乃以自暴自棄安于小成而為申生乎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斯言論之當矣

杞伯姬来朝其子

高氏曰杞伯姬来者不宜来也朝其子者不當朝也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如其有子必尚幼稚又未嗣位如之何而勝朝乎若伯姬歸寧而與其子皆来則亦常事不書矣今特書杞伯姬来而係之以朝其子蓋無故而来以朝其子為名也師氏曰杞伯姬一来朝其子而所失者四杞伯不能禦其室家不夫也伯姬不能以順為正而妄

動于外不婦也子方幼而使僭行其父禮于所不當行之國不母也魯僖坐視人子行人父之禮不君也互書而備責之

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如牟娶焉　高氏曰按桓十五年牟人來朝蓋小國也魯必不使大夫往聘此書公孫茲如牟直著其託聘使以圖昏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今以聘行則其出有名矣公孫茲雖可逃責于一身適自取

卑辱耳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張氏曰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起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髙氏曰凡會與一二國盟伐則有稱會稱及之異以辨起意之

主若大會諸國盟伐皆盟主所名而往就之故悉不書及此書及者非内為主也殊會王世子故不言會齊侯而書及也天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侯以謂議之于朝覲責之于諫詞從則王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如為會以見世子使天下諸侯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吾從而與之盟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能行其私則世子終不可易矣此齊侯之志也胡氏曰以王世子而下會諸

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

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諸侯盟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高氏曰此復舉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與

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為名可謂知尊王矣謝氏曰會王世子以尊周盟諸侯以崇大義春秋會盟未有善于此者也鄭文公從夷棄夏以即楚之心背盟竊歸是以匹夫之行逃中國之義也書逃歸賤之也書不盟罪其違命也胡氏曰會盟同地再言首

止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

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直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是變之中也鄭伯

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樸鄉呂氏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則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則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

之宰異于微者也于首止則不但不同盟也而殊會世子不敢以世子夷諸侯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于是知所節矣陳氏曰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愚謂殊會王世子聖人之大法也不盟王世子桓公之大義也首止之事以分言之固于理為不順以事言之則其功莫大焉春秋舍首止之盟而不美

之斯無可美之事矣然以王使周公召鄭伯之事觀之惠王特廹于諸侯之勢衆人之情而不敢易太子耳若諫之以禮必欲禀命王命未必可得而太子之位易矣是蓋權其輕重不得已而為之處變事而不失其常者也吁惠王之昏愚固未易以覺悟亦桓公之誠心未至不足以感動之也此春秋之世所以不及成周五伯之卑所以不可為三王也漢用張良計召四皓奉太子入見高祖指以語戚夫人曰此四人

者羽翼成矣太子不可易矣其權輿蓋出于此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楚鬬榖於菟滅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高郵孫氏曰春秋國滅而其君之死者但書曰滅以其君歸者書名其君出奔者書奔奔者非無罪也校之隨軍歸者則輕國滅而身死者非可褒也校之不死而奔者則善故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

其例有三也奔而不名罪輕于以歸者也權氏學曰凡諸侯為人滅其國或見代出于巳非其罪則于國未宜絶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虧故可直于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絶之哉泰山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家氏曰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江黄以為之聲援弦必不亡而江與黄亦無後日之患張氏曰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葢楚之滅弦巳出于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矣公于此時

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横歟故詳書之以罪桓公之失此機會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胡安定先生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公羊氏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國亡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穀梁氏曰執不言所于地緼于晉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于虢之

滅也序虞于晉上而以下陽當之于虞之亡也不言其遷滅但書執虞公蓋虞之所依者虢也貪賂首惡虢亡則虞亡下陽之滅虞已見滅而晉已取虞虞之亡也四年于茲矣于是但執虞公焉謝氏曰虞公以一國之君主而見執于人者特以無後慮而已百里奚宮之奇去而虞國空虛虢亡虞國單弱方是時外無隣國之援内無忠臣之輔虞公措身于國勢若匹夫故獻公還師館虞而虞公執矣有國家者其可以

無藩垣之蔽股肱之助哉書執虞公所以為後世戒也劉氏意林曰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宫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釁于滅下陽而湮没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别之不别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不能因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来遠也胡氏曰書滅下陽于始記執虞公于後可以

見趨利棄義潰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髙氏曰虢保逆旅以侵晉之南鄙猶可以為罪賄虞而虞從之何罪而滅之人晉而爵虞非聖人孰能別之此之謂明微張氏曰書滅下陽于前書執虞公于後晉獻無道絶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滅亡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高氏曰去年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而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七年齊又伐之八年甯母之會遂不敢與盟而令世子聽命九年會于洮遂乞盟也新城實新密鄭人新造之邑也鄭伯逃歸蓋王之意也從王之意不可伐也乃以其非時城邑為罪從而圍之許氏曰圍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餘力者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謝氏曰諸侯伐鄭之諸侯也楚之圍許也諸侯自鄭反兵救許得救之道也薛氏曰救許之書遂善桓公急人之難不窮兵于鄭也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

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故書諸侯遂救許美其救之速而許賴以存也齊桓前日驕心一萌而以私怒侵陳諸侯之合者幾散今而救許伐鄭伐其所當伐救其所當救夫然後大服人心是以復有葵丘之會樸鄉吕氏曰許男降楚楚子赦之無是事也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降于楚哉又自後許男嘗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于楚也

冬公至自伐鄭

春秋闕疑卷十三

春秋闕疑卷十四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齊人伐鄭

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胡氏曰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棄順効逆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家

氏曰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逆折强楚憑陵之𧨏

義之所不容已也

夏小邾子來朝

石氏曰此郳黎來也周武王封帝顓之後挾于邾挾之後有功于周又封其子友于郳邾魯之附庸也郳又邾之别封也莊四年郳黎來來朝書其名附庸之君稱字而郳又附庸之邑爾今來朝稱小邾子何休以爲齊桓由天子進之遂以爵通義或然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至是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謝氏曰凡殺其大夫不以有罪無罪皆書罪其專殺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内忌聽讒而擅殺大夫信失刑矣

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矣師氏曰意者鄭伯以逃之故被齊伐者一再度其不能自支乃求大夫之儆過者殺之以謝齊若曰始誤鄭以背齊者由斯人也於是求成而有甯母之盟焉嗚呼齊侯主盟于諸侯彼諸侯有專殺大夫者齊宜正典刑今也鄭專殺大夫以說齊齊侯乃釋不問則是齊侯使鄭專殺之矣主盟之職今果安在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子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

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

齊 胡安定先生曰鄭伯以逃首止之盟齊人連年伐鄭未已鄭懼欲求成于齊故先使世子受盟于甯母家氏曰管仲可謂知以禮服人者矣桓公亦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事未必濟且失諸侯今示之以禮綏之以德鄭不旋踵而請盟是以甯母之會爵之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高氏曰罷盟而聘謝不敏也能事大國如此其恭恨不移此以事天王耳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至是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鄭伯乞盟請服也 公羊氏曰王人者何

徼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謝氏曰洮之盟齊侯欲以服鄭也甯母之會世子雖受盟鄭伯猶懼見討故請盟于洮書曰乞盟賤之也首止之盟盟之善者也攘外冦安中國尊王室諸侯之所同志也文公獨以貳楚之心背盟以至啟諸侯之伐名新城之圍及其禍連不解也以世子受盟于甯母以卑辭屈體求盟于洮可謂失事大之道矣為宗廟社稷主而其始也若賤者負罪而逃盟其終也若賤者哀告

而乞盟人君之德侯伯之體替矣春秋前盟書逃後盟書乞所以著其屈辱所以罪其不智也高氏曰夫楚為中國患久矣而鄭先受其害也自莊十六年至僖三年凡五伐鄭與中國爭衡自齊桓召陵之役兵不血刃楚自懾服然則鄭之為鄭非齊侯撫以德禮則鄭終不知反遂為強楚之屬矣攷之于經自此鄭十七年齊侯小白卒楚人絶迹不復加兵于鄭則小白之功亦盛矣鄭伯曷可背齊而附楚邪故聖人備

書其逃盟乞盟之事既以罪鄭伯見義之不固亦以惡惠王御世之無道也　愚按傳稱惠王以七年閏月崩今年正月諸侯會洮謀王室之難襄王位定而後發喪若然則正月既盟二月位已定矣何至十二月始發喪乎匿喪期月終歲無君豈有是理哉况春秋聖人之實録王崩天下之重事夫子安得舍崩朞之實從赴告之虛乎是盟也以鄭伯来乞盟覼之則其為謀服鄭明矣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朞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朞月　高氏曰齊桓率諸侯以伐楚師而秦晉不至亦不强致狄知晉不與中國之會故敢伐之許氏曰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而致哀姜焉　愚按用致夫人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齊媵穀梁以為立妾之辭而劉向因以為成風又有以為文姜者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為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齊媵為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脇人以妾為妻也若以為成風則僖公豈有為父立妻之理成風既非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也若以為文姜則已隔莊公一世何緣至此方祔唯以為哀姜則庶幾近之蓋哀姜

之死僖公既請于齊而葬之至此復致于廟而祔之所以歷八年之乆者以哀姜與弑閔公義已絶于宗廟禮不當祔至此始強行之且以媚齊也故哀姜始而孫邾猶稱姜氏以明邾不當納至喪歸自齊則去姓存氏以明齊已絶之至此不舉姓氏獨稱夫人者以明其得罪宗廟大義已絶不當祔也穀梁氏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陳氏曰向曰夫人氏而不言姜見絶于其國之辭也今曰夫人而不言氏見

絕于宗廟之辭也絕哀姜所以惡僖公也是故魯禘非禮也雖用之羣公之廟不書有用之羣公之廟而書者矣但曰有事譏不在用禘也必禘于太廟致哀姜也而後書譏在用禘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高氏曰或者去歳惠王疾不涖政世子懼難而圖諸齊故為洮之會至是惠王始崩歟按歷七年閏十一月八年又閏十一月此雖置閏之失豈此年閏十一

月王崩秘之至十二月乃發喪歟然聖人作春秋必據實而書之宜以經為正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尋盟且修好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胡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權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謝氏曰宰周公勢亦尊矣然非王世子比故宰周公雖序諸侯上不若王世子之殊會也高郵孫氏曰春秋諸侯居喪而盟會侵伐者多矣其稱子者四

孔子因而書之以見其居喪而與乎國事之罪不稱子而行者其罪又不可勝誅也髙氏曰齊侯圖霸內帥諸侯外攘冠亂經營馳驟出入上下二十餘年勞亦至矣然自服楚之後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師翼戴天子興衰振治以復文武之業前此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至葵丘且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己方聽政于冢宰齊侯既不帥諸侯而朝之反自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

天子之宰反下會諸侯大義乖矣故聖人不予齊侯坐致天子之宰而以宰周公主會為文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氏曰内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高郵孫氏曰未目其國未適他國也必書其字許嫁者也許嫁而卒者春秋書之以吾君為之服因録之也

八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

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陸氏徽音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臨江劉氏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是盟也謝氏曰葵丘之盟上明先王之禁令下修列國之訓戒諸侯載事不歃血莫敢違法以歸于正邦國亦庶幾于治矣故君子美之高郵孫氏曰葵丘之盟孟子美之以為後之諸侯皆犯其五禁蓋春秋之盛莫盛于齊桓齊桓

之盟莫著于葵丘之事齊桓最高之業春秋甚盛之際以孟子之時諸侯言之則齊桓在可褒之域校之三王之盛則齊桓又其罪人此春秋所以無褒而孟子言其有罪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
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
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
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

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者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不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奚齊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謝氏曰奚齊雖書曰君之子以明奚齊獨君意立之然立奚齊獻公之命也里克志欲立正當與大臣諫之于初可也奚齊不可以主社稷當與顧命大臣明大義以告宗廟而後更立可也獻公既死君命定矣而又奚齊未有大惡克以

廢立自任擅殺奚齊是以臣子抗先君之命也里克之亂書曰殺其君之子以罪克之逆也春秋于奚齊稱君之子而獻公立庶之惡由此見矣于君之子稱殺而里克犯君之惡由此見矣然則君命雖重行不以正則咈人心臣志雖正行不以順則淪惡逆是故以正行命者君之道也以順行正者臣之義也胡安定先生曰按文十四年五月齊侯潘卒九月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舍亦未踰年之君何以不稱君之子

而謂殺其君蓋嫡嗣當立雖未踰年亦稱君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高氏曰公始朝齊也公朝他國皆書如著其出境也若又有故則書故重其罪也納聘觀社之類是也春秋書公如他國者三十五如京師者一而已此又罪其朝王之簡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

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

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家氏曰狄滅衛邢以來浸以强盛與荆楚交為中國患今又滅温温乃近畿之地司寇蘇公世有之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是以為狄人所并蘇子信有罪矣而温近于王狄伐而滅之豈非伯主之責乎桓公曰以伐戎為事置狄弗問豈非伯業之衰乎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氏曰及者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

可謂不食其言矣家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以前殺之曰殺簒立之公子爾君臣之分既定以後則其殺為弑矣春秋于奚齊之死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至卓子之死則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嘗求其故奚齊之死君臣之分猶未定也卓子之死君臣之分已定矣是以書法不同或曰君薨子立君臣之分猶有未定乎曰奚齊之立荀息一人立之爾非臣民之所共戴使里克于奚齊之既死即率國人迎立公子在外長且

賢者以主社稷則事正理順國人無不服今乃坐視荀息遂非從邪更立卓子于君父既葬之後而殺之則為弑矣春秋録大夫死節凡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之死與其君皆死死之正也荀息者從獻公于昏為驪戎女任託孤之寄復不能其事以身死之曾何足恤而與孔父仇牧俱見録于春秋諸儒未得其說愚于公羊子之義有取焉公羊于孔父曰可謂義形于色矣于仇牧曰可謂不畏强禦矣于荀

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蓋荀息之死以為合乎義
則未也然則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
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
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
于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臨難苟免其可得乎
聖人所取特在于能不食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
免猶有所愧胡氏曰按外傳克者申生之傅也驪姬
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

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禄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故成其君臣之名正其弑逆之罪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期免而亦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

死于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簒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髙氏曰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也此言是矣　愚按管仲荀息皆以所事不正為人所殺然荀息死之管仲不死夫子于春秋既書荀息之死以表其忠于論語復稱管仲之功而許其仁何也權子曰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若管仲

者所謂不死以圖後功者也若荀息者所謂始與同謀遂與之同死者也聖人之許與各當其可而已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迫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名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强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

克是吾利也至是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穀梁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以累上之辭言之者殺之不以其罪也胡氏曰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弒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故

殺之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大夫不知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愚按既書弑君于前既誅里克之為賊復書殺大夫于後以明惠公之不能討其賊春秋推見至隱曲盡其情故曰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里丕之黨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至

是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胡氏曰平鄭言于秦伯曰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于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愚按使惠公能申明二君之弑正其罪以誅里克則里克既甘心于死不復有辭而臣下莫不震慴恐懼豈敢復有亂心平鄭之徒

既保首領而惠公長有晉國矣安得濫刑至此而煩

春秋之屢書乎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高氏曰公狃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桓親見二國

之事而循其迹姜氏婦人何知焉以齊桓魯僖兩君

相會而使婦人厠于其間何以視兩國侍御僕從之

臣乎張氏曰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

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

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家氏曰桓公之始伯責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天下肅然知人類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汚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餘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與卞之會伯業其衰矣乎或曰此齊侯之女禮有歸寧今往會之不亦可乎曰歸寧當在國中此疾驅于通道大都非所謂寧也伯者一舉動諸夏之所

式儀可不謹乎故春秋書法與禚會祝享同所以重

戒于後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黄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黄　胡氏曰按穀梁子曰貫

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黄遠而近楚楚為利之國

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遂與之

盟管敬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

也逺國慕義背逆即順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外寇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必書者罪桓公既與盟會而又不能救也家氏曰管仲之慮患可謂逺矣方江黄之始來盟而已憂異時之不能救其深思逺慮豈與小智淺識之士朝不及夕者同日語乎齊不得江黄無以制楚故楚恨江黄為最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

縱兵以潰其心腹齊人卒不能遣偏師之援坐視其亡然則滅黄者齊也非楚也陽穀之會于貫之盟本以求中國之援反以是速其亡悲夫自是而後諸侯日散伯業日衰無足稱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　謝氏曰黄人嘗受盟于

齊矣及楚之伐黄也齊不救故楚滅黄書貫之盟陽穀之會于前書伐黄滅黄于後齊桓方伯之職不脩見矣胡氏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于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

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楚人之强罪列國之弱
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不得其所公
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春秋闕疑卷十四